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徐　敦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九

宋 陳造 撰

傳

蘄處士傳

蘄處士其始祖盖大橈之别派母初娠乞名於橈橈曰是將得吾之數而先乎人者故以先名之及長罷局方正好潔而便静喜縱横泛交多可自王公庶人有好之無不往往輙從容竟日至於閑逸奇蹇之人掘穴嵌巖

棲遲之士尤與之昵往往定忘年之交先以有行自矜其實挾數以遊世機變警敏無與敵與之偶者莫不過為之防勞役其思慮若疎而忽輙有所失坐是亦有厭而遠之者其厚者弗悔也時黃帝經理天人披山通道功未竟而蚩尤氏旅拒於是有涿鹿之役號為多事萬機之暇時亦命先先進侍率漏下十餘刻未休左右媢其款狎以為言上曰為天下誠不可近小人如先何議且非是何以怡神而休其暇日眷遇不替然命之則往

弗常進也帝之倦也先不之知自斃以徇偕亐劔冢橋山子孫甚夥而秋獨能世其家從而學必待其專心致志乃既其術秋之苗裔散在夷夏皆以處士名秦漢而下俗愈不淳處士之術愈售至於博塞泉貝必見命景帝時七國反吳濞為戎首或曰前此其太子留長安死非命濞蘊忿久矣處士有力焉孫氏吳時士大夫多從之遊韋洪嗣者深疾之正衙彈之曰斵氏弊㓨也任數以肆欺好勝而喜殺欲羸而置人於貧苟生而不恤人

之死迷而不反不惟氓隸而已士大夫亦為所惑臣不曉其故今魏蜀未滅正策士効謀雄武用力之秋而一近靳氏則置不動慮玩歲愒日士氣益萎願陛下奮發睿斷屏之遠方不齒于中國而後二方可臣海內可一矣上是其言下詔禁諭而不能絕是後人主亦或好之宋孝明尤甚自以為莫逆於心者其實不然近臣之推避盂面諛也處士之自出河間象氏沙苑馬氏因處士而進皆得幸然不若處士之嬖云贊曰孟氏有言君子

之澤五世而斬議者以是論世蘄氏之先不聞其有大功德若舜禹羲稷者子孫何其盛耶其交若無還與人方圓以是有聲而葦洪嗣疾視之詆之不遺力豈亦古所謂鄉原者乎佛老二氏至漢乃有之今乃蔓延浸漸與吾道為盛衰雖以傳奕韓愈辨之力拒之果欲絶之而反熾况先委質黄帝而以其身徇為中國著姓遠矣吾宣聖又嘗舉之以誨羣居不知義者彼且藉口洪嗣之言矻矻乎難入宜哉

無長叟傳

無長叟其先占籍解梁以郡為氏有名丹書改其姓氐氏因亡澤國子孫散處汙邪之鄉或曰有餘以不足名長以短而形是子風韻丰美無所短何長之足言故以無長目之叟始生也毋卜之得坤之剝卜者曰是蓋坌於地而剛外黄中而剝膚捐軀以徇人其墨者之徒歟為人郭索嬰姍健武好勇介而戈若可畏然人得近之無患也性喜霜而惡霧不隨俗為生常假穴以居如上

古時越子方懐報呉徉下之日進種蠡問計策意殊不
疇叟因饔人進見王薪臥膽茹累然也因問王曰王富
貴王食無欲矣而臞瘁乃爾非以呉怨未報耶今所咨
非蠡則種二子外無得也豈捨是絶無可使者二子身
則越而遥計呉能使越治而不能使呉不彊臣之族大
半居呉頗為内間潛耗其國待其民貧食艱王起而乘
之庶有功王曰善既呉稻告成叟之族一昔戕之萌焉
無闕　為病越子乘之呉大敗後果滅呉叟之

力居多越子既并吳甚重叟叟亦不以功自多國中自
王而下小夫庶賤凡生齒之類咸供其求有味其風度
而饕飫其道交口稱之曰自叟之來吾食必飽飲必醉
叟固無不可蕭然傾坐正復藉糟含飴時爾尤得幸於
王雖尚食或觴羣臣若内與后妃燕未始不侍左右近
倖尚醫之徒勸王疏之未能也思有以傾其愛乃進東
海薄氏虞句章江氏瑶石氏首王接之果大愛幸叟為
性躁擾不能無望一日揖三子曰當越尚弱吳王盟中

夏舉宗為死閭衡行莫禦使吴民無秋而越終以伯在
子乎在我乎三子曰唯子不覩天道乎四時迭更功成
者退掉臂赴市者匪莫而朝過是不留盼也何也盛必
有衰顯必有晦使子策勲之後悠然長往隨波江湖蹈
滄海而深潛五鼎厚味不足以涗子身名俱全不其賢
哉且夫三犧五牲牽以適廟被以綺繡薦以雕俎孰若
徜徉於曠莽之野今子貪附一寸之明而不思砧几之
可畏怙虎怒之氣而忘烏喙之不可保也亦愚矣種留

而誅蠡去而壽近事之驗也予其何擇叟於是口呿味湧不復措辭然終不能去而死今其子孫必以秋冬為出處之候三子甚之亦懲其祖之失云贊曰吳起自伐其功屈於田文蔡澤闚應侯之口而代之相位蓋長於此者或短於彼嘗進退盛衰之機者曉之以理未有不憮然悔也叟之於三子始焉憤如俄焉昭如抑亦物情然爾閭之長老有乞郡江淮間者首問監郡無有又聞叟之所居也欣然戒塗其籍甚衆口如此而竟不得保

其天年昔人廿五彭烹豈叟之謂歟

贊

傳神自贊

酸寒之骨骯髒之面兹可以齊壽夭冥貴賤以我為我是謂知止足以病處病是謂去健羡求窮我者又將誰怨

三睡圖贊

良苦良苦放顛放癡多言多語謾殺鄧山尊宿掃殘國

清塵土相逢共作一覺睡邦是惺惺超佛祖

黄元亮畫像贊

粹而温真而醇有邉幅無緇磷世目以静者古所謂逸民九原不可作矣氷峙鵠立脩然眼中孰知有庚公之塵

徐子畫像

意必接辭而通道或交臂而孚我得之子其諸異乎了然於寫影之間况乎桐君之傳兎頴之餘是其𢄙度之

漂蕭襟抱之恢疎必能眇睨乎紈袴子而亦不屑山澤之臞者歟

貓相乳贊并序

吾友龔養正家二貓產七子同一棲一出則一留留者均乳之非其子則怒視或噬之貓之常也亦或噬其子焉今若是吾求所以致是者為之贊曰

貍其質人其識匪貍之識繄人其德二貍七雛彼出此居居則乳之其七一如惟子龔子賢譽所萃和氣有格

爰及殊類人苟友悌犬可致書家或仁孝鸛馴于除彼乃謂小人絕望君子而獷戾不可以為遜順即今推之吾敢信耶

銘

蟄室銘

自物觀物蟄則屈即道自觀蟄則安安為動機屈信之基尺蠖應龍彼亦一時席户甕牖劣可容膝如君魁磊而蟄此室其詩之昌其操之剛松柏雨霜蚌胎含光孰

寤而語蝸緣蟲弔兒輩須之霆驚電瞿

順齋銘

豐之文殭之質中不餒外不怵臞而腴虗以實超世表寓此室緊其適匪以物有餘於不足之間是謂正吉

顏樂堂銘為友人胡良卿作

寧為集枯舒舒愉愉無寧金朱睢睢盱盱徇外者不足自反者有餘志士抗志睎顏與徒惟子胡子翛然一堂左圖右書有琴可絃有酒可壺浩歌長吟不知蟬冕之

為王公簞瓢之為臞儒有立者卓越宇宙而與之俱也

晦室銘為嚴文炳作

物之相形蓋以其對惟其有明是以有晦此韜其光彼耀其芒瓦釜崇鼎自渠所命無中而表暴之皦皦達人過目眇乎其小遺外而内養我昧昧玄鑰所闔浩乎其沛子寓此室辱以名之揭日月者倚墻則麾世莫領此宜莫省予誰印是心參寥疑始

鏡庵銘為明波主人仙師作

有鏡易塵有明易昏不罷之罷輝華日新仙師所實非無非有明何從生塵何從受宴坐一庵照映今古玉盤珠瑩霜空月午形渫而光不如匣藏彼過用之洞察毫芒大圜若缺大明若昧曰儒與釋異乎不異吾言贅矣師一笑領豈惟為師亦以自警

尊己齋銘

眇乎吾身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愒于日或昬于利惰焉凢庸肆焉悖戾隋和之寶藉而櫝諸康瓠

瓦缶掊棄若無世怵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已尊寧惟已珍敬夫可顧毋受所賤嚴其不為毋納所畀可無亹亹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毋取外求

王勉夫齋銘

逐物者滋然於巨細反已者安否之是計我求其本彼役諸外一室尋尺天地之間盤薄容與如棲睫端王子視之萬間不殊碭而迷則鱣鯨横海祇以自困得所棲則蚊蚋一睫晏然有餘軒裳典墳鼎彞珍蔌水言銘厥齋

箴

進學箴

勤則不匱廢以自逸而況吾儒顧乃愒日雄也競辰倸也惜陰夫豈不懷汲之彌深羣書之傳所以為子政韋編之絶所以為孔聖或苟且餒聖賢猶病惟古巍巍勉將與同云胡弗思委身几庸盡圓其枕起雞未晨盡火其膏息須夜分資則敏鋭毋恃所恃文則炳縟無足所

足細而富貴大而事業悠悠而圖北轅望越酬應棼絲歲月崩湍我作此箴用諗燕安

偈

神居實師退院作偈留之

瞿曇住西域說法度羣生羣生所依怙目以不動尊惟其不動故羣動皆攝受是時波旬種百千萬眷屬排狠摧毀辱蜂發雨矢集瞿曇如須彌蜉蝣如子何亦如太虛空雲翳自變滅砥柱中驚波古今無少損不動而坐

勝妙力固如是子道已末法衲子沈世紛競為住院計
匪利即趨名就常不待招逐有棧豆戀實師住神居四
衆所歸向云何得歸向以師清修故雖為衆歸向不作
患失想翩然挈瓶錫去若穉嶠雲亦如箭離弦勢若不
可挽自師掃積弊羣魔尚遺種瞿曇昔去世政以波旬
故師行不回首彼魔所願欲雖無末法病或昧不動意
請答四衆心請為神居地柅車折蜚錫山立鎮故棲須
彌自無恙太虛自空曠衝波沄沄去砥柱屹不知羣魔

今末勢殘雪行見晛我心寂不動是瞿曇智力是子大法摧我不為子道子道可槩舉庸酌四衆心為子說此偈瞿曇設住世與子同首肯

雜說

蟞蜂說

蜂善螫人被螫痛終日不解稚孺遇之幾濒絶畏尤甚然逢之不皆被螫觸之則螫近其居則螫有入于窻陽迷其穴穴以出之不克遂蟞之蟞之𥠇然而當盖是非

室閒物不得不畏稚孺尤所畏吾不斃彼則彼將吾螫
袪之不能則斃之不顧以汝有斃之道焉小人銜鋒揺
毒性善螫與蜂同士君子畏而防之甚於畏蜂彼或肆
焉君子仆焉而吾民滋不堪世不無小人人亦不皆被
螫交而犯之則螫臨利害亦螫猶之觸蜂而與蜂居毒
寖延吾民猶之稚孺遇之必遯絶而大不堪而使之躪
要塗睨高位駸駸制人甚於蜂之窻閒與人居辦訂掊
擊遂而斃之不遺力可也彼非吾仇也而必逐之必斃

之蜂然者吾不斃汝將為汝螫非直自為計亦為稚孺計舜不去四凶孔不誅少正卯復辟而留三思何異仁於蜂必不仁於人

仆柳說

庭柳二幹相若一扶疎一蔚然甚茂人必譽茂者予亦愛之一日大風茂者仆焉扶疎者乃無患木之生以枝葉枝葉以幹幹以根枝葉盛矣而幹不勝仆之道也猶之人德行根也才幹也技藝威儀文辭進趨凢外之接

物應俗間而婉者皆枝葉也德行先而才後技藝威儀文辭進趨又其後焉是不可無要不可勝諸本後者之浮先者之揭然平安無事或可欺人使之譽已投之倥偬顛沛敗矣是不猶栁之蔚然仆是風耶吾識之以自警

處病說

治病有術處病有術治病屬之醫處病責諸已處病之術所忌有三一曰諱治身猶國古者之為國諱亂乃亂

諱亡乃亡身猶是也吾已病顧乃畏人之知其病意人之幸吾病秘不語人至於一旦不可為矣是謂諱二曰忽羣蟻可以潰隄一爝可以燎原病之生未有不自微而著既病矣猥曰是何足慮食啖嗜欲自若也或且曰吾有命凡可以已吾病皆置不省病安得而不劇是謂忽三曰疑人亦有過於畏而煩於慮者病未為害惴惴慄慄不可朝夕亦或可以甚其病故曰疑予閲病者坐疑而重其輕有矣未若困於諱且忽者之多也不幸而

病首去是三者而又必禁聲色省思慮絶悲忿驚憂以葆其和而需病之衰其次邀功於藥必也淡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此與醫經不相闗而其理可以推知也味勝則藥力薄淡茹則藏氣平藏氣既平砭劑乃功予能淡食家人見謂難能每不難之葢揆之以理爾當進食惟古顔子之簞瓢曾子之併日食原子之藜羹彼之巍巍萬古師仰顧乃爾今之奇傑邁往之士槁處埃壒枵腹傲世者不一而足而吾必極口腹羶薌而後慊耶且

淡食而病已枯槁之日甚短而備味之日甚長小不能忍至於大不容不忍耶予臨食心此二者故常廿半菽而忘八珍雖然是處已病之說爾世固有無地受病之道惜予知之晚也岐伯曰聖人治未亂不治已亂治未病不治已病古之志士凡其薄滋味謹起居嬀視嗜欲冠防風邪皆所以治未病素問難經詳言之矣論語一書吾宣聖為未病之防甚至而人往往不能遵而守之也故病其曰君子蕩蕩曰何憂何懼曰智者不惑夫如

是心之戰掉恂慄氣之拂結鬱堙無有也病奚由致人或病無乃反是歟至於日用易守者亦有愧焉者矣不為酒困酒無量不及亂人多違之予亦不能敬遵之宜其病魚餒肉敗不時失飪皆不食也肉不勝食氣人多違之予亦或不能敬遵之宜其病居以聖訓矜言之而此皆違之病將誰咎昔枚乘作七發讀之未始不興岌岌殆哉之歎曰出輿入輦蹶痿之幾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甘脆醇醲腐腸之藥蛾眉嬋娟伐性之斧謂之腐謂

之伐蓋信乎其腐而伐之也曰幾曰媒則亦甚微而不可不過為之防也意禹之非飲食保之酒不越限君子進御有所和之議四姬無節皆所以為腐之伐之者之防佗流水户樞之譬五禽之戲皆所以反清宮輿輦之惰也歟盍亦則象孔聖枚乘之言實以為鑑用智於未病無或踰此矣東坡論養生引昔人之言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邊生且曰順者死之道逆者生之道也此儒者超舉之術予推之而得衛生

之理今是耳目鼻口與夫內而五藏人知順之而已故易死否且病衛生者務逆之如腎好鹹吾過於鹹腎則適矣吾形性何所益肺好辛吾過於辛肺則適矣吾形性久則𢾅肝心脾亦然目欲色見美女子狎之之心油然于中人之情也而志士君子泯是念非矯也設婉麗横陳也抑而遠之者爲是乎即而從之者爲益乎外而形內而藏貴逆而不欲順逆之至𠌪者不遠降此猶可以康寧永年知逆之貴則淡食可安也嗜欲可禁也思慮可捐也悲忿驚憂可泯也何病

之虞予幼多病晩乃粗知之噫求之桑榆者已較之置不求不猶優乎私優之樂以告人也故為之書

辨俗見

世俗遇冬而煖曰此冬行夏令春而凉曰行秋令其陋可笑士大夫或為此言所謂行令如正月布德和令二月脩闔扇四月始絺九月大飲烝之類是已春大飲烝則行秋令矣夏而伐木取竹箭則行冬令矣此雖不足辨恐吾子孫亦嘗此聊書之

文以變為法

作文之法備于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經於句法字律春秋嚴矣一字之變褒貶各有在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予讀東門之枌三章皆述陳之民化其上而遊蕩至中章則曰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與始末二章自同而異特為奇偉詩人所謂泣鬼神者邪月令世傳呂不韋所作每月始末立例為言不得不同其中未甞不變其法至

食麥食稻穀事大同小異五月則曰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森嚴奇譎如此屈子曰吉日兮辰良此其法也退之𥚃羅池廟曰春與猨鳴兮秋鶴與飛此老多得先秦文法六一翁疑之非是

文法

古人妙於文惟妙故健文有順而健有逆置而彌健遷固多得此法必我也為漢患者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必我也必湯也置之于上其語彌健而法作文至此妙矣吴芮贊曰庶有以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亦此法后山用之於詩獨無樽酒為君壽政使秋花未肯黄

八卦由數起

律歴志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言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陳子曰非也此數謂揲蓍筭法爾易雖至妙其起也則由數有數然後象而至理可索也象一象兩

七八九六之類是也

子穀秬黍

度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孟康注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師古曰非也子穀猶言穀子爾陳子曰二說皆未爲得子穀謂種而可子之穀穀之可子者不羸縮可以定長短多寡不腐敗可以等輕重故度量之起皆以子穀而權稱亦用千二百黍子穀之說盖在於此

三屬之甲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師古音之欲蘇林曰兕牟也盆領也髀裩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踁繳一凡三屬師古是如說陳子曰屬當音之樹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注謂上旅下旅扎續之數今云三屬取其輕便可出奇取勝故曰日中而趨百里今被重甲猶謂之全裝其斫營襲敵亦用輕兵亦屬之七六五三謂歟

牛車為櫓

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楯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當衝突為櫓猶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矢也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

宋　陳造　撰

文

偶吟

長翁貧自安拙自慰拙故不勞貧故無累瞢瞢貿貿閱人間世玉不獻而全足國有役而掉臂氷釋夸跂之慕灰死彊陽之氣然而嬉笑怒詈起宮羽音歌酒風煙辦遊戲事是則全樂于天資養于地者也彼子子而名揭

揭而營將倚墻麾之豈容動其喙耶

酹淮文

長淮渾渾蕩沸潏兮經楚被吳瀆之一兮匯河匯江天豈以是限南北兮衛拱皇居神所職兮殺敵之衝師濟其岀兮皇皇聖筭包九域兮搴幽冀蹴龍荒行有日兮掀然臨流豈曰效楚因弔湘屈兮盤盤髯立冒武庫手椽筆兮燕然有石可繼勒兮緜緜祀典為神之報歆芬苾兮

壬寅十月十日同行葉三錫君子劉宗元之二君命某酹之乃云

表盜文

陳子罷官吳門坐貧無廬百指纍然備官舍以居右連城闉其左通衢空曠僻夐塊處幽屏斷絕比鄰之區岑寂無人之境置孥營食漂然而比遠負檐之勞方休妻子之望已亟營營攫攫若不遑息陳子問其然其想嘖嘖其意唧唧曰自公之出偷兒赴隙一之日穴吾壁四之日闞吾極僕驚婢寤已無留迹雖幸焉而無喪亦褫魄而震惕揆犯險而徙還豈来意之遽闌盡擇地而規

鄰須公歸而定遷陳子曰嘻抵冒之一再固盜之頑也有以慈其来繫誰之愆也悖而取雖義之蠹靳其子亦仁之残也絲寒粟飢賢愚所資一貧為累彼我共之守之者罄其術以甚密何異取之者殫其力而不遺豈知夫外其身則其身存私其蓄則所蓄隳達者之徒其大無隅其見靡拘委吾形骸曽外物之不殊相彼凶戾同赤子之一初穽塡而檻撤可以馴猰貐捂闗而去鍵可以却穿窬自其心而論之有其所有則予亦盜忘其可

忘則盜亦予況乎患起於用智疑生於多術高明之室羣偷所集夫吾今者幸飽温之不謀嗜僕奴之赤立彼之來也盖已瞢冒不審得諸外而昧其實寧不由高墉大屋之為累乎今又警儆之彌增防閑之愈悉四植矛戟九省扃鐍惴惴凛凛真若護寶庚而守金埒者宜其窺之不釋而乘之愈急也獨不聞挈篋而趨蒙莊之誨人裸刺外示陳平之全身匹夫罪也璧未去文豹取也皮之存理則固然顧乃以無有為有不文為文則咎不

在彼而在汝曾慢藏之足云然則視盜而一之者德之至表盜而示之者術之次令慮勞而形弊由兩者之俱蔽儻欲其無患歟盍思所以反是仲歎季服𢾅怳愧悔倒床甘寐罷警屏衛老稚俯仰帖帖無事

還鶴觀

長翁之居宛在澗邁有草不鋤無雀可羅翩彼皓鶴來自無何傍我槿籬啄我徑莎側般鮮之丹項揚漂蕭之玄袂方刷羽而振迅欲遡風而凌厲童見棄而得主良

愜心以暫慰佇立凝情延頸悲鳴俯有粒而不睨寂無人兮尚驚女旣嫁而非夫倐悔心而潛萌緊胎禽之翔集必芝田與瑶池胡失脚於雲衢受塵寰之攸羈崇臺峻沼之間處之猶戾其性庳隘局陋之地得此寧其所宜愍其失所歸乃故主言從隙地徐行郡圃碭而迷昔驥之困鹽車復而喜俄珠之還合浦佐卿獲反於故居華表漫訪乎新語汝來其始宜吾之鄙捨池籞之華潔步小家之尋咫自我而言不幸乃爾孰何棲止潔粒清

水彼破琴之䜀夫與攘雞之饕子或摇其牙血刃腥几乃吾是逢不其幸矣方汝来客其居促㦸其棲偪側集枯捨苑寧計之得吾挽其留稲粱是謀鷙猛是憂有縶眯於庋明寧它日之休休今其云旋忘忿悄脱糾纆躡空曠鳴風煙玉粒而清泉吾亦置營營捐拳拳氷釋夢覺兩適而並賢紛紛萬殊莫適尸諸貴而王公賤爲匹夫夥若萬金細而錙銖認之者怱怱任之者愉愉影事視之固不可必其已有又安可有其所無徇諸物則多

累求諸已則有餘吾可不泰然於既失之後慊然於儻來之初凡孫若子吾無隱爾作還鶴觀有味其旨

房陵勸農文

誘而諭之曰勸國家寶農歲勸以仲春俾守令奉而行之盛德意也爾房民有待於勸者吾不可不告房之水地山泉灌注號為良田而車建之畧略不知具今若壅者壅之不可壅車建而溉不惟凶荒當減十五而平原陸地皆可為秔秫之區房之原陸彌亘數百里而桑柘

絕少蠶事滅裂飼守繅織皆未得法端足狹燥絲綿㡳暗無可取貴與其植他木不若多植桑柘每歲春辦為四十日夙夜之勤繅織飼守求盡其技精其事將不止温煖取給亦可貸以自贍二者汝房民之急務宜取法江浙之人夫淮漢之俗大抵畧同權守淮人也亦以農起家每不自以淮俗為是而農䆉之製必訪諸浙耕者蠶者亦取法於浙故農功日劭親舊之見從者日以給足吾今樂以身所履者語汝而以待親舊之心望汝汝

其聽之外此則賦税必務早輸輸後期一或追逮費將十倍受答于官何益毋躭道釋毋佝巫鬼凡吾所見躭道釋必貧佝巫鬼必貧或誤其命非吉凶不得已毋非時聚飲非農隙毋遨嬉聚飲多費遨嬉則子弟浮惰房民未免此吾又舉以為勸汝其聽之歸與婦子兄弟鄰里鄉黨即吾言思之或相率從之當漸享安富之利而權守布宣勸課之責不愧于心吾與汝交有益豈不佳哉汝其聽之毋忽

定海勸農文

國家務農重穀凡張官涖政無非勸課之意又命守令率歲二月出郊延父老諭以此意其望於爾甚切爾居海瀕服勞力田頻享富歲之樂今猶以勤農為爾勸不幾贅矣抑勤之外猶有可進者玆不容默夫常賦不可闕爾寧有不知而率悍於輸送致煩追逮或鞭扑加焉田業已所有而假它人户籍出沒遮覆僥覬不敗露而卒不可掩毆詈鬭訟以争毫末墮棄耕耨糜耗裹囊是

皆積習已久迷未反者不可不痛自悛改夫官租未輸
官吏勞擾于上而里正長旁午于門酒食酬謝夫豈能
免或受杖而去不免於輸所損如何託名寄産已負刑
憲歲或出穀而人各有心終未必可保不忍小忿求伸
其氣而不免俛首下顔胥吏之前捐金求售恐其却之
所得幾何所喪多矣三者未去雖勤於農恐未能全享
勤農之利也爾今幸者以吾爲非欺盡更舊習無撓官
法心閑無事畢力於農晏受豐登安富之樂而令亦得

少休憂勞不兩利而俱優歟爾父老訓誨子弟告諭鄉里無忽吾言

又

言當由中政貴不倦人無貴賤官無高卑率不外此令臨是邑已再見春盖嘗遵用令典奉天子之意躬行阡陌酌酒治具以農事為汝勸具所以為農之利與夫習俗已久自貽其害者諄複言之未應遽忘今嗣豐之後復得延見父老皆非姑應故事而已也凡吾起于田間

身所更而見之審者悉以告汝盖欲其違害而就利由
中之言冀汝聽從指日以須跂足而望者皆未甚副吾
意誨爾以常賦不可違而不盡輸以煩追逮者自若也
誨爾以隱寄不可為而立偽户以興訟訴者猶昔也以
至訟鬬好勝費財妨時招敵而結怨最不可不忍尤切
切為汝誨而亦漠然如不聞也豈令德薄而政謬不足
以服人而使之從或者所言不切時而不足聽歟政與
德令當反求謂言之不切果非也汝雖未盡從令敢有

倦于此用是申告汝父老盖理約則易遵意支則難從令不欲多其説以滋汝惑其歸率子弟鄉閭思吾言副吾意將見化成于下官不勞于上他日言民淳而易治者首舉是邑而推原其自亦知令嘗有以教之而然此所甚望也汝當明吾心

又

令到此三勞農矣丁寧苦口亦既一再非爲上語汝輩孚信邀視所未敢必而今者比之初來比屋之間農業

漸成訟牒稍稀誕謾粗減輸送頗應期約則是老令之言爾輩蓋亦樂從矣用申言其勤切之意去歲不雨數旬於理宜旱清泉無水利始憂其必且流離飢凍而穡事如願民在樂土清泉之民亦粗充腹初無流殍天於汝甚厚令亦竊其餘祐盍思所以答報天施答報之實宜益勤于農儉于家敬養父兄輯睦鄉里訟牒誕謾益悔其舊習輸送奉公益知謹畏羞為頑獷之俗同趣仁壽之域使凡觀風于上繼政于後者知老令訓曉而然

爾父老恵我不既厚矣哉毋忽

又　代平江守王仲衡尚書

皇家分任守宰專意勸課歲二月俾之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農意守也敢不祗率汝父老前明聽守言吳門之地最為膏腴穀粟之出全浙所賴去年之旱浙民苦之而郡境獨豐鄰壤嗷嗷汝民嬉嬉雖曰雨澤不愆之故其亦汝民勤農所致非歟勤農之利既已享于昔可不勉于今其歸率汝鄰里勉汝子弟深其耕精其耘亟其

收昔歲之澇可戒也不可不培乃隄防去夏之旱可戒也不可不浚乃渠陂利乃灌具知勤于農而是之不務則害其所以為勤毋飲博毋侈靡毋鬬訟輸官欲先毋以身試官府貸貣欲信毋以詐累鄉評苟反是雖勤無益也守到任以来凡臨汝以鎮靜撫汝以寛慈不敢略有苛擾則以身勸汝久矣今復勸之以言是皆聖天子愛汝之意守不敢不遵奉者果如吾言汝等享溫飽安佚之利守亦得以免曠瘝之譴以仰副九重之懇惻

顧不懿哉汝父老毋忘守言

祝文

祀文宣王祝文

惟王天縱將聖心傳是道師範古今陶冶帝王世底治安其原有自衣被天下盡物莫報

祀兖國公祀文

惟公受道聖師優入其域善則服膺仁則克己四代禮樂畀付惟重道之固存萬代如見

祀郕國公祝文

惟公術自孔氏聞知之深養氣知言具傳有木楊墨迹熄儒不晦蝕衛道之功淑諸古文

祀勾芒神祝文

青帝司春神則其配發潛振滯無微不育熏爲嘉生冀迎嗣歲祀有常典吏敢不率

又

歲事惟新青帝尸之神其佐也厥功則茂鞭春令辰揭

虔嘉旨爲嗣歲請守敢怠廢

又

惟春職生惟帝成化佽助贊理惟神庀司因時祗事國有祀典祖歲之旱民既勞止屈指嗣歲以逭倒垂緊吏之憂繄神之責恭陳潔蠲神其監之

祀風師祝文

惟神體巽披拂輔天發育成物之功載諸祀典致敬展誠敢有不時𢧵惟祖歲常暘害稼故玆蕆事寅薦蠲潔

為嗣歲請豈止應故事而已哉

祀雨師祝文

穀之生成雨則潤之雨之節調神則司之有餘不足皆物之害時而需焉稼穡用滋脩儀蕆祀國有常典式陳明薦神其歆之

祀雷神祝文

發潛振滯惟神庀司聲嘿以時歲乃弗沴爰陳蠲潔為稼事請民亦勞止職神之憂

登極赦祀諸廟祀文

聖天子行堯之道受舜之託揖遜云初澤沛方内自明而幽祀典咸秩惟神有功郡民利賴惟舊修上之賜所不當後薦誠祠下實惟帝命

明堂赦祀諸廟祝文

湛恩解霈徧曁幽明惟神黙佑斯民有功社稷因時宗祀㣲食弗遺玉音俯臨郡敢弗率

謝諸廟祝文丙申

麥者穀之重民者神所庇也為穀而服勞者民率民而趨時者吏也麥以旱而病民無麥而飢雖吏之咎亦神之累也故無麥禾者春秋所譏而有功於民者禮經所祀也齋此心走羣祠葢日日以冀也飄然雨雪殿臘而肇春掃氛沴也焦然者油油感然者欣欣有生意也解民倒垂逭吏曠瘝神之賜也修辭謁款以答殊休迎嗣歲也

社稷神祝文

常暘為沴民實病之田疇龜拆比屋怨咨奸和召戾吏政致此斯民何辜坐須轉徙庀職民事神則吏同俾歲之登繄神之功霈然一雨冀畢稼事惟吏與民均荷神賜

秋祀諸廟祝文

經曰有功於民則祀之惟神血食此土人所怙賴今者歲事豐穰民氣和豫物無疵癘繄神之休疇敢掠美萬實告秋式薦嘉旨用伸昭報郡敢或怠

又

惟神贊帝之化依人而行血食郡境吏民頼庇歲豐氣和實惟陰祐秋報之典守敢不虔

祀龍母祝文

惟神上承帝命血食名山誕育神龍澤潤率土震夙之慶郡民弗忘庸酌依響之心少陳奠獻之禮庶其陰隲錫以屢豐

又

惟神陰佑玆土血食自昔誕彌既月人所欽慶是薦蠲潔用陳薄祭俾民樂康而嵗登不懈于永久惟神之望

秋謝至德廟惠感夫人祝文

惟神生有卓行沒為明神郡人頼福爰自古昔嵗事告豐人以寧康昭報之儀用致涓潔

諸廟祈雨祝文

雨不時降農工告病某也持節一道復攝郡寄惕然不寧徧走諸祠冀埀陰隲油雲急雨日蒙膏潤嵗事有望

豈繫人力神況不肯敢忘昭報

林屋洞天請水祝文

某以天子之命兼攝郡事入夏以來常暘為沴民情嗸嗸聖主旰食夫庶富千里仰寛顧憂某之職也旱勢有加其敢寧居凡仙佛之居神龍之祠哀訴備至邈無感通意者誠心未至政術失中有以奸和氣無以格幽冥故歟計已窮矣時已迫矣及今得雨庶俾下熟過是已矣惟龍威神赫然出入無有宅是靈湫福此一方兹復

請命于龍庶分此水用揭蠲潔仰冀哀憫郡民霈以澍雨歲事粗收民免轉徙則某之庇職龍之血食皆可無愧

龍水祝文

比以旱故投誠于龍寅奉此水庸展控扣之意果蒙顧歆信次即雨來日又雨今復大雨民以呼舞吏釋重負神之威靈應祈如響更祈惠況調護雨暘卒茲穡事則終始之施與民不忘

諸廟祈雪祝文

郡雖告豐猶多貧寠嗣歲之望不啻飢渴年華暮矣雪未應期民則跼蹐守敢自安惟神依人而行受帝所命矜恕羣情及時未春錫之瑞應蠲沴導和晏享屢豐迫切之懇非神孰告

諸廟謝雪祝文

比以雨雪不時致禱于神轉首陰晦霰雪微集霽晛已遽上下之心慊然未足去春尚遠神可恕然盈尺之瑞

佇解倒垂

諸廟祈雨祝文

時將徂夏雨不時霈農功告病羣情焦然惟神陰隲此境民所依賴用走祠下為祿事請西成有無繫此數日伏願謁帝祈命鞭龍起伏俾我郡民晏享嗣歲之樂則職幽司明兩為無負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旱不敢避瀆神之譙爐熏未熄雨已蜚洒冀神終

惠為霖之利繼此不靳則斯民免流冗之虞遂豐裕之樂皆神之賜

諸廟祈晴祝文

稼事告終場功將興淫霖為害民用咨怨吏之與神憂民之憂顯幽不同其職則一止陰為晴神則能之吏為民請神必響答

龍池祈雨祝文 房州

吏政之繆致此旱暵夫復何言然龍之神靈宮此福地

民所以怙如慈父母吏民之情捨龍曷懇是用躬扣靈湫仰控蟻螻之悃伏冀慈仁愍惻念郡民之窮窶恕假守之弗逮施以大雨使畢稼事兩邑數萬口即今解倒垂之憂繼此享溫飽之樂吏亦少殺其恥其敢辟再三之瀆仰惟宏貸之仁毋惜一引手之勞副此翹企

龍堂祈雨祝文

龍之窟宅此地威靈顯著民所依怙今茲之旱捨龍孰翹懇請屢矣其答如響然雨未霈然未則尋橋郡政之

悖有奸陰陽吏之過也民則何罪使至此極夏序將終三兩日得大雨或餘中熱過是民必流亡吏且獲譴亦恐龍之不容恝然也躬走祠下委誠歸命伏冀哀憐副此欽祈

散解龍廟祈雨祝文

是山之泉灌漑之利居郡十八而神則尸之郡民依神何嘗恃恃久無大雨泉流衰殺近雖應祈而遠邇聞見之間多未沾洽澤枯涸福郡民自昔取必于龍茲用祇

謁祠下惟惻然動心申以三日之霖俾千里均被神休

吏亦陰荷貺施惟龍鑒念之

祭文

祭陳吳縣文

云云吾徒相望社燕秋鴻偶兹為寮神合意融情好之

膠固玷闕之彌縫譚諧之傾輸術業之磨礱斷金之義

彌久益隆甫病告之再旬欻泉夜之長終嗚呼哀哉才

難之歎古今則同君之製邑指麾告功蔑肯綮於遊刃

斲彫刓之成風凜凜黙昏熙熙良農謂將培萬里之風
背下九重之芝封曽天意之可度而令此涕之不知所
從也嗚呼哀哉孰如君之聽斷明而公乎孰如君之臨
蒞清而容乎孰如君之結友應物簡而情節而通乎痛
哉已矣埋玉有期抱恨何窮我酒既旨我肴則豐君其
茹之鑒予衷些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提刑文

惟公譽隆宗英德為吏師踐揚中外模楷當世胷襟之

軒豁猷為之敏劭圭璋特達于莫立斷結知九重儲望多士謂當論思補衮柱石皇家而天不憖遺中道奄棄嗚呼哀哉俗方嗜進恬不之怪而公山林長往之志蓋自壯年黽勉小留其中之所存蕭然而不屑其於物也則悦然而泛應亦既蘇罷瘵拯彫弊而清風高操芥睨軒冕衍揚聲利邈睎埃壒之表足以起頹俗振士氣人皆凛然知前輩之風流出處與世殊絶也況如某輩託庇二天蓋非一日話言緒論歷歷在耳幽明永隔痛恨

如何一觴薦誠莫既攀慕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節推孺人文

惟靈性懿而淑志恬以穆奉祀則敬御家惟肅生于望族慶門是歸有子而秀得夫而才瞻彼女師貽我婦則凡曰有家不顯惟式天畀其賢復奪其全蹟于中塗逝不待年藏山而運神莫為力埋玉之嗟豈惟宗戚悼往念存我心孔悲薦誠此觴靈其茹之

祭丁知縣文

悠悠生死如晝之夜理有未徹羡生怛化惟彼仁賢斯人所依欻焉去眼渠寧不悲嗚呼哀哉君罷瑚璉未薦清廟干莫小試隨用而效長洲繁叢周施沛然政優才敏儒其根源棒檄屑爲以旨甘計勤已撫人略行纍志賢愚壽夭理有逆施地下修文竟荒是非親顔孰怡民瘼孰恤爲察之情矧膠投漆撫事悼亡有涕浪浪魂其不違歆此奠觴嗚呼哀哉

祭汪叔量文

彼良者玉戴妙其礲有挺其材宜即之工歆嶔温潤盖世若公澗松兮翰梢雲荆璞兮氣吐虹曾不得備重鎮於東序薦一柱於公宫況摧折而糜捐方迪吉而告凶宜朋知之見聞驚此涕之無從嗚呼哀哉我則姻家契合趣同眘三載之周旋發其蔀而啓蒙慶吾兒之附葩得氷清之婦翁消鄙吝之曩懷收著述之新功摻别袂之一翻想音儀於鱗鴻楚水兮悠悠淮山兮崇崇千里兮相望夢境兮與通我昔計行擬訪公而舂容云亦辦

来省老哀之萍蓬宦遊拘纓予既阻西姻事營畫君不果東曽蕉鹿之一寤痛明幽之異蹤嗚呼哀哉孰如公之賞予真兮匪繆其恭孰如公之愛予予兮一係其衷孰如公之純誠儼恪兮歲寒始終今焉已矣孰與之訂出處而譚汚隆千里之遥兮薄酹是供楚水可塵兮淮山可鑿悵此恨之難窮尚饗

祭羅樞密文

嗚呼哀哉萬生芸芸天所司也鍾為仁賢民所資也壽

天之殊恍可疑也豈短長必有所制將聽自爾而無所
尸耶嗟嗟先生當世之師有國之基民之怙恃君子倚
毗其身在亡闕時盛衰佇覲修程一旦及兹嗚呼哀哉
正學心傳公默會之宏材時須何適不宜泛慕蓮於江
城領英蕩於震維邦有元龜民賴母慈倏芝檢之催歸
方宣室之受釐肅肅朝行蔚為羽儀塗抹語雅則帝綸
增輝銓敘官聯則臣工允釐適事變之非常人莫保其
闕
雎幸元弼之調虞藉婉畫之贊裨蟄驚濤而席平捲

氛祲而天披投輔國於有北朔曾孫而埀衣帝曰惟公
副予疇咨本兵之地捨公其誰曾東蘊之未究奄波逝
而莫追嗚呼哀哉地闢天開緊今何時如伊必莘如臯
必夔屋必棟梁虧一則阽危人必四肢廢一則弗支有
如先生其壽止斯此所以吾君興憖遺之嘆而斯民深
殄瘁之悲也而況吾徒倚公挈攜是輓是推是噓是吹
培纖植以干霄風弱羽而雲蜚鱗翼攀附自昔是期竹
帛姓名今其庶幾曾是瞬息志願遽違彼蒼者天寘茫

莫窺福善禍淫豈其吾欺恨終天而無盡淚浪浪而綆垂彼蒼者天知乎不知有肴薦盤有酒注卮公一茹之慰我夢思嗚呼哀哉

祭石湖先生文

於偉先生斯道宗主斯文指摸外庸內動傲睨龔黃皐步益趨士蟻附之小大迩成如金在爐文振哀玉筆奔狂螭乃其緒餘一咋龍荒雍容口伐氣懾大胡公推上仁天怒為霽南北免魚活億萬人壽當永延顧止此歟

德人去来寔天所𡰱偶聖誕賢孝宗睿明公起作輔數庸非天歲將流虹公則遊世實先期年及乘白雲復期歲差帝後公先昔重堯華今參羣帝惟公周旋生榮死哀實孚名白顧何歎然我歸自東恍隅顯幽情有弗宣念昔杖屨日親色笑心銘話言薦旨此觴師資如在有淚穎川

祭林子長右司文

堂堂如公世第一流其學粹醇其文炳彪其守之卓其

用之周其騷雅也今代之元劉其政術也前身之求由郎省宰掾課效獨優西麾東節播之歡謳此其小試爾矣終不得斟酌國論丹青帝猷然其脩然物表之志蓋嘗衎楊軒裳一壑一丘其所以和歸来之章而新橫塘之居也足以見其不惠不夷而傲晚公侯我輩從公許以好修為禮則隆情則綢繆趨来周旋觴詠唱酬色笑愛予熙然而春名理規警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踐丹地踞黃閣而侍冕旒也汲引茹連固非所蘄庶或偕坐

上客為羊河為劉侯為枚鄒嗚呼已矣怛腸裂而胃抽酌彼醥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慰我沉憂

高大卿哀辭

偉哉堂堂顒顒仰公時英哲兮具學邃詣其才超軼靡或缺兮胷涵宏大氣陵高寒挺奇節兮孤介自守廉隅凛峙耿玉雪兮皇曰咨女粲為使星炳卿月兮僑之遺愛武之去思曷其竭兮奇抱陳陳百未一施俄中跌兮中州餘運緜棼燎爐方騷屑兮天不慭遺即公巨帚掃

腥孽兮儷浯溪石嗣燕然碑垂不滅兮儲精蓄靈復幾何時産此傑兮我曩即公聆堂下言薰猶别兮斷斷銅墨煌煌旌纛望淮浙兮公騎鯨魚漂然閬蓬成永訣兮有堂翬飛有子山立修佳謁兮撫事興懷老淚莫制鋸霏屑兮慟為孟孫淚償唐瞿劒首吷兮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徐敦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一

宋 陳造 撰

題跋

題釣遊圖

風煙萬頃生涯一蓑修魚食以垂綸亂鷗羣而分波吏曹縛虎如此樂何把玩是圖恍若鏡清深躡陂陁也

題石蘭圖

羌楚佩之可紉眇鄭夢之安取政使媚九畹之秋孰若

得一夆之友

跋郭元邁北中詩卷後

郭公忠烈士也方國步之艱請于朝使不測之敵畢命絶漠羝未乳鴈不度隻影自顧與漢節偶政復鐵心石腸恐不可一朝居而形于詩筆語工律嚴蕭散之趣邁往之氣不可湮没公忠烈士也所養又如此夫詩之道深矣士以之係患難甘憂虞盖有助焉三百篇所載多賤臣羇客幽憂無聊之辭而遣讒畏禍者之作皆悲不

失正怨不至怒刺譏其時而非誹也葢其得於詩也深故能安於無可柰何而爲致命遂志之君子亦豈苟然郭公之於詩葢當求之古

題月谿辭後

梅花賦似非廣平語九辯招寃峻潔脩嚴宋玉之文葢不愧其師至賦神女則姸嫭妖蠱之態儼在人目士遊戲翰墨情寓於辭不主故常乃妙爾吾宗夢錫公養高行意傲睨人士若不可挹而扳之其文高古簡淡稱其

所為見于長短句則婉麗豐縟音諧字帖使人誦詠吟玩若交五陵佳公子相與坐錦帳目蕙蘭而耳笙簫狎興自生幽憂不留予然後知二宋公之隨作而工異乎長彼短此者禮譏張而不弛而善戲謔兮詩人不去予於月谿語亦云

跋龔判院罷邑質錢二帖

士有得於中其於應世桔槔仰俯虗舟泛浮我無心焉然其氷蘗厲操一介不取自守嚴甚此數紙元亮歸去

求草魯公乞米帖也龔氏寳藏之

跋龔判院詩集

龔養正幼則能詩文造物者困躓之詩文闕健渾厚而鬢亦霜身且衰矣此集其先大夫判院闕所著清峭奇麗句工字穩而老健渾厚信得之深且久者以是知吾養正之學有自判院公之多奇名位不躊士不滿于此而養正五十未禄謂治世果無遺才矣豈其然

書某氏辨誣録後

理然而人不然之之謂誣即然不然而曉之之謂辨謂夷惠汙謂仲尼佞是誣已若昔孟子著書而楊墨熄孔道明辨之之力也至然其然不然其不然則固不可謂之誣然乎不然而彊為之辨則欺矣朞之在本朝窮凶極惡流毒天下載之公論有不容掩後之言奸邪必稽焉是固可謂之誣也乎非誣也而猥曰誣從而辨焉孝子順孫之心其亦出於愛矣乎夫愛祖禰則有恩而是非曲直則有義以私恩而撓公義其可疾也而出於愛

祖禰之心其亦可憐也夫聖賢君子不幸而祖禰如某有之矣愛之固有道也舜之瞽禹之鯀舜禹豈不愛其父然不聞果於辨以自飾欺人而廢公義也周公告蔡仲以蓋前人之愆曰惟忠惟孝邁迹自身蔡叔之惡極矣聖人猶以為可蓋者繫仲也蓋之之說捨忠孝無他術而蔡之緜祀始終春秋則仲之盖前人至矣非自身耶沈充之附王㪟罪浮於哀章王偉勁也恥之雖恥之未聞譊譊焉以不誣為誣也卒之甘死國難死于難其

足以贖乃祖之惡矣冀缺耨妻敬之甚晉用之而功夫非芮宗卽士不幸為某之子孫者吾謂事上則如仲之邁迹忠孝臨難當如勁之處死不避置末用如缺之不忘敬孰曰不可夫何暇煩於言昔者敬宗之有遠也武之有儒衡也義甫懷光之有湛與璀也皆凶人之後無惡也賛而辨則惡矣且某亦可悲也已甘取凶忍悖戾之名不暇辭汲汲為富貴計為子孫地富貴則疇其欲而其子孫至於含恥殭顔費辭犯嚴而萬一其言之信是

何工於為身而拙於謀子孫歟取快一己而貽禍無窮不仁孰甚焉心之不自抑以計後世也而其為後世累乃爾不智孰甚焉仁且智曾於某而責諸吾以諗仕而計子孫者

跋郭太尉書李衛公問對

畫破堅陣夜接辭人上馬擊賊下馬草檄男子事業富貴所自出者晉命帥必詩書禮樂之士元元本本夫豈偶然子謁帥相郭公于揚州公一見延以代舍時接譚

辯凡古今治亂盛衰賢否去取蓋梃楹分一二數袞袞不竭其名章俊語驚盪耳目猶置不論然則雍容而宗祏安譚笑而勳庸隆進退出處世無間然有本者蓋如是觀先太尉此帖其源流所自當求之摧鋒陷堅汗馬執鋭之表也家世之蟬聯忠孝之傳承功名之烜赫也宜哉昻㚗竹帛夫已累代寧復公慭卿卿慭長耶西平有子聽復繼想比郭氏尤貶况其餘

跋蔡武伯家藏尹和靖所書孝經

士何以探道曰尊經何以抗志曰慕古不經則他不古則汙和靖尹公一代名士其尊經探道今者所宗孝經十八章蓋其手書想平生六經之學著之心筆之紙不一日廢不一二傳惜不盡見之是書流落而武伯能有之時玩誦不忘武伯經術士孟子曰是以論其世是尚友也武伯慕古之心世所謂則而象之者非耶

跋知安老人詩

士有傲世不仕胸次所有足以細物自重世不知而不

悔知安老人是也公四明人於書無所不讀緒餘詩章猶頡頏名輩上讀此數紙蕭然塵外之姿在吾目中某未識公而得公為人其子夢錫予畏友也故得盥手細讀于吴門芹宫幸矣繼此拜床下獲聆其謦欬又幸也

題筆工俞生所藏書法

俞處士造筆精緻甲吴中俞頗能書理則然然餬口不餘見古碑法書捐衣食求之不論價此亦奇嗜癖好未可以常情計所蓄多善本此軸真蹟可寶士大夫願得

之者俞能有之予敢以市工例視之耶

題某人論史

讀經如拱侍夫子讀史如生乎其時目其治亂而與之辨論者乃為善學閱此論千載向背是非瞭然心目間學史者之法也某玩史有得甚多每為諸生講說漸成編帙不得是正夫子臨峤愀然

書徐晉寧傳後

靖康之變終天之痛也向來釀毒挺禍之人漂怨撖腐

使人言之而唾而劉聆李若水郭永之徒凛凛不死晉寧於三子蓋伯仲間讀此傳如挹雄姿聽憂國料敵之譚思九原之可作夫惡得而死之閱古今而論定君子小人邪正之間天之予奪孰為優劣方公未被圍糾集民丁十五萬為勤王之行議者講遽已使吾悟其譎公得逞未可量也敵之謀我也一皆侯景故智景之舉逆順衆寡不侔諸侯勤王則緩以講既罷則復進罷而起我良難景易之梁憚戰倖休彼洞測之平侮之卒得逞

凡敵所以欺吾與吾所以受欺臺城之禍無少異而徐公之徒抱恨地下無終窮時端在此故吾併書之以諗謀國者庚申閏二月五日書于武林逆旅晉寧諱徽言

題王勉夫雜說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注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摘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手抄家藏請俟異日

跋趙子野詩卷

予好詩世之詩人多與遊閱之多故人不與其能或與其知晚乃得趙子野詩讀之予敬且服焉清峻而豐腴麗雅而精粹其調度功力排奡頓挫沈著恢托詩所應有盡有之葢未易措評裁也歐公謂老泉吾賢孫石之文今於子意乃足予於子野亦云子野所學其源則三百篇其支流派引不杜子美不留聣也而其春秋甚富往往以李長吉為比長吉之作工矣然在子美一體爾子野將兼之不難昔人曰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

臣法猶有爲若言盍以是復之

跋簡齋帖

某從寺丞公遊獲觀簡齋先生進御三帖亦旣跋以短語而此帖蓋其與夫人書仲尼所謂如見大賔者邪衛常精識吾猶得而間然冀缺敬心古不容於專美徒勞稽首已後執鞭

跋沈子宿瀟湘連璧詩

荆公集他人句爲詩工矣至丹陽葛先生又能爲唐律

詩體尤工然未有專以坡谷二氏語兼舉互足而成成無齟齬如沈君者千里歴塊孰若回策如縈者之為至也余不識沈君意必清臞骨立如古辟穀混世仙子鶉衣壁立無求於世者耶昔人謂詩窮人或且曰詩能達人是一為簡齋發此語耳達一二窮乃十百千萬也沈君於二老詩嬈取工甚妙於詩不疑予固敬服而又憂其窮未艾也世之軒輊士者能憂予所憂則窮達特未定南卿兄姑待之

跋趙路分書予處病說後

予多病顚難死處之不悖也一貴人病予書所以處之之說諗之後三日問之未過目也退自咎豈其言之繆悠文之荒陋故爾見棄耶趙侯夷仲来高郵偶見之自書以歸筆勢遒媚無率遽態予年七十一矣食眠猶佳何以致此夷仲六十三其膚貌充腴目光射人譚辯傾注儀矩漂蕭如五十許人而所謂貴人者氣且奄奄即之可憐則其於吾文去取輕重之間蓋不徒然也

跋趙路分書予詩文卷後

予為文寫意而已初不自是間示人亦有予之者然不自是之心未泯也趙侯夷仲江南之宗英妙於文者定交于淮南之高郵得予西遊藁取其詩賦雜說凡十四篇手寫而藏之噫猗和弗睨決非至寶良樂回眄未為下乘吾於是頗得自慰

題呂居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師

法也始余貧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此本尋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書不應遽忘云

題變離騷

歸來子之於楚騷古今源流正變之意備且盡矣山谷曰設欲作錦當作錦機君子之於學取法以類如此是書也蓋機之良取法者之不可一日缺然也然歸來子泛然取必叙述所以作與所以取之意其又典重深粹

求之西漢司馬長卿劉子政其革流歟王褒谷永之徒猶當辟舍歸来子蘇門高第是書又學力既定之後耶故予深所珍秘以此

題荀子

理以文為顯晦而其渾厚之氣嚴密之法至西漢始衰西漢似未衰也校之先秦書有間矣雖謂之衰可也書出乎秦之前六經之外惟孟荀理之寓乎文渾厚嚴密與經表裏其他書言非不工然不自儒出故舛駁雜亂

過目之具爾習之則疵吾學荀子之書違道百一孟氏之流歟楊雄固多愧況王通氏乎予窮經攻文也久知玩是書而此本字大少差甚快老境姑齋其句讀藏示子孫有未善未能以意斷者甚多此則有待焉

題長慶集

樂天人中龍其學粹詣其操守卓偉盡憂君憂人之心而不害為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麈也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為嘉本

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之莫知其孰為優劣也

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不以文名而其文垂後邈不可及人非學而能何道使然哉後之人有志於古必力學僅自立學雖力而不至焉者皆是也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衰至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為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是焉學久未有慊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

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師集而參之肆吾力焉庶以逞吾志如諸公之墓誌表尤奇筆然不勝其多又不容率意去取姑置之云

題東堂詞集

毛澤民集合文詩尺牘樂府為十五卷刋于嘉禾郡庫予校文秋闈得是藏于家細觀靜閱其睎蘇氏之門秦黄晁張陳李輩未遽輩行要為當時文士伯樂肯顧寧復凡骨士之從事斯道當貴重之

題陸宣公集

孔孟栖栖旅人萬世師之屈于一時信于無窮聖賢往往一揆陸宣公一代人傑其模畫經濟伐謀切機制物務而洞人情王佐才也而文采論辨雄放不窮異世之賈誼劉向興德宗不得已而用棄若斷梗一時共事姦憸如盧杞裴延齡之儔睨之埶仇然不逐之殺之不快也可謂不遇至本朝眉山公剡章上其奏議推尊之甚至我壽皇聖帝又命邇寮分日進讀今日之幸視

昔之不幸不啻酬之蓋道不同肝膽楚越心契而道一越宇宙殊古今猶同堂共處也壽皇後世虞舜而眉山公孤忠與學輩公無忝者使兩公同立乾道淳熙之間都俞拱揖足以挽回泰和之治不待推挽之勞謀斷之須乃濟也予前後訪求公書皆不得善本淳熙己酉考嘉禾試竣事郡侯以是書行紙薄厚得中而細縈潔白字端謹遒楷遂三讀而藏

題范蜀公奏議

蜀公景仁東坡之所敬畏迂叟歎慕以為不及者其愛君憂國之心立朝經務之節槩見于此予校嘉禾秋闈試得此書惜其多有漫滅妨讀誦俟求善本改正而藏之

題東堂集

問牀頭之易了其非癡補射朋之缺驚其所能非定從楚庭毛遂下客爾士不外示其抱負何如也毛澤民仕臨安其守東坡坡士麟鳳也晚乃受知予讀東堂集玩

繹諷味其文之瓌艷充托其韻語之精深婉雅視秦黄鼂張盖不多愧比文宗學師不彼即而彼即之其賢於世幾等此集嘉禾有板予已酉歲攷是郡秋試郡將趙侯送似遂得寶藏之

題活人書

予為舉子時朱肱傷寒活人書愛而讀之百問十一卷略能上口或曰治傷寒祖仲景是何為者予惑之後問友人侯元英是書多稱仲景能無遺說乎曰是不惟於

仲景無遺說曲通傍暢凡傷寒書幾盡矣元英良醫人所服予所敬者然後知說者之妄愈益愛其書得是善本表裏六經課誦之并識之以詒子孫

題養老書

予幼則多病阽危屢矣自以為必夭死無生望今老矣多病自若然必死之念十減八九蓋不善用壯而善病也使推用病之見於用壯時康寧上壽有不足道諸子求得此書以吾老且病其為用益宏矣然其術中國所

傳彼固言之矣藥食好凉中土則宜用之東南當即此語審處之

題本草單方

一則專多則雜事物皆爾况藥之用於病乎予幼多疾好窮藥性嘗用香附子用木賊用露蜂房皆一再騐其法盡載本草書人顧不熟讀之爾思欲會蕞擷攬以應須者未暇也不意此惠術有先之者是書板在四明予宰定海首得之列爲三十五卷始于服餌終于婦人小

皃雜療法亦備矣然條分類别一閱可見益知異人世不乏才賢有識所在有之裝校藏秘不惟自衛旁濟疇其夙心而不假編集之勞晏享此利紹熙辛亥十一月朔書書之何志喜也

題程氏易傳

程氏之學與蘇氏角立通儒碩士不可偏廢予得蘇氏易傳又得是書紬繹閱誦多相發明予所謂不可偏廢者非然歟規得善本正其漫滅訛舛而藏之

題隋書

隋文乘時僥倖据有全周之業陳氏失德天復假手斃之奄覆六合志得意滿以為萬世金城之固而無得於君道不學而自任莫足固締天下之心借不哲婦訌内孽子蠱後詒燕維持之計索如也何能長有天下且若是再傳而滅誠非不幸然其一代興置廢革與夫忠臣義士謀謨著述之徒儒者不可不精攷以為法戒是書八十五卷舊十七冊本在紹興予介察推汪公印得之

併為十一冊

題春秋名臣傳

春秋人才尚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敷叙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為之傳往往失之漏畧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讀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槩抑

於著述體制所得將不眥予宰明之定海尚書羅公寄惠此本字真紙佳真吾家之至寶也

題長慶集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君行身即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予印得之暇輙課數紙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益不眥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寶之

題沈氏易小傳

諸家詁註易多矣有得必有失觀之者集取其德無惡也然未有得春秋衆賢用易者惟丞相沈公默探鈎取而發千八百餘年之遺意筆為小傳皆以春秋君子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遂哉妙矣是書也可不心醉焉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無首變而盡

則坤坤之剥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本如此然其間猶不能無餘意遺義取之未盡求之小差者又嘗潛心焉因而穿鑿其說則過矣亡友周令譽卿授予一紙書乃春秋時戰法其法純用易而盡屏卜筮家神將時日諸說周云上庠一士人出意用之占事如神乃知讀古書可得古法思與不思爾沈公深得之者予又知夫讀書不惟徒役心目而已

題孔叢子

吾夫子五經論語孟軻氏七篇與四時俱運日月儷明可學不可議可窺不可窮其餘家語戴氏記禮雜以漢儒之言非孔孟比學者精擇審取之其悖鮮矣孔叢子又次二書然持論正守道嚴孔氏家法儼然在是自孔氏者不可無此書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誤可寶藏者盖傳之於四明公庫云

題孫先生春秋解

春秋經社吾鄉故中丞孫先生莘老與為之晚又為之

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遍訪親舊客有以遺贈者遂為全書豈天為斯文地有物呵護歟何久睽而忽合也稍正其傳寫之誤而藏于家俾子孫知其不苟全得而易之昊天不宜

題孫公談圃

吾鄉當祖宗時名士輩出坐權臣訌究罹釁避禍多寂不聞世孫公一代偉人後無傳焉談圃所記無非植名義資見聞為益不貲如為言官時論張問呂公績事

其危言峪論此類必不一無從考其詳矣其詩法清麗嚴密唐元白流亞亦不得全編讀之為吾輩師法公之不幸如此然非劉公延世紀其緒餘以示久遠遂湮滅不聞耶令檇李張公守吾鄉仰公風節持論大書鋟木博其所傳以淑多士其道因二公粗見猶為幸可以慰公九京矣

題南華真經

是書一已足今乃三因自笑其廉於世利而貪於書

題百一方

予少多病刻意方書且博求於人得於方書之外往往取効如意歲丁巳之官京西正月十有八日謁漢陽使君王公璆公一見如舊知問為政不吾靳因惠百一選方一部四衮予向之求而得用而效者盡在焉乃嘆得書與識公皆不早也公云吾裒集十九年乃成書其勤如是我輩顧安享用之士君子以仁存心凡其濟世利人不能行慊如也公之此書足以𤄊滿所志而況政術

父母斯民有不可掩者在予皆不可忘故識之

題國語

左丘明傳紀諸國事既備矣復為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畢萃于此學者表表讀之乃可吾家藏是書乃監本也句而音之是書字尤大紙不惡尤可寶惜而制置袁公自成都致房州見贈焉蓦山絶壑几四千里隐公之意厚

所遺物在此不在彼吾敢忘諸

題方舟集

蜀之文風自文翁始本朝東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節氣照映今古坡其文翁後身耶蜀人社稷文翁而天下師尊東坡葢無時而已也南度之後二李先生以輿學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盥誦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謦欬而瞠乎揮掃時偉矣盛哉坡仙一代名師而當路欲殺之方舟亦起

輒顛頓不大施以死天之於二公徒予之名德而靳諸榮利何歟豈斯文與富貴同意未易彼此輕重而不可兼取之乎二公同時之人熏灼目前而寂寥身後或者盖道之則天之意重此輕彼決也儒者觀吾言可無沈嘆

題石次仲燒尾集

予昔官當塗讀石刻慊然也文乃宗教石次仲閒譽之者不敢信盖二十年矣次仲已死官房州制置常伯袁

公寄次仲此集幷漢君臣歌細讀之與昔所閲若出兩手何歟豈次仲得於文不若詩歟抑偶不工將旣病乃作之歟此集實有可觀然文終不優於詩決矣

題邵太史西山集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贍縟峻整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美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祐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

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此書板在蜀予丞房陵制置常伯袁公惠五書此其一公知我有好書癖致之不憚遠負以馬盖綱卒也其勤叵忘況吾之能好常伯之肯致子孫繼吾業與皆宜念且寶之

題家語

孔氏家法盡具論語矣家語雖雜以漢儒傅會悖理法者少自孔氏惡可闕此蜀本紙佳字大盖制置袁公所

賜去眼四十有八年迺今得而有之何念之深類酆城之訪劒不索則獲幾象罔之得珠書以志喜云爾

題韻類坡詩

東坡仙伯之文韓歐伯仲其於詩邁往勁直之氣溢于言外而其嚴密腴麗清而不浮工而不露學者與子美表裏可也予幼則誦之上口者千餘篇中間局于科舉置不暇及葢數年壯則仕仕不達連厄窮鄉官事小間得尋舊學創以韻類其詩為五策凡一千三百九十一

首於食飽散屐徼吟長歌曳杖捫腹不惟玩繹磨礪其規律而窮塗鼓吹蓋無以加此

題韻類詩史

學詩三百篇其祖也次楚辭是二經不于其辭于其意意無有不道也杜子美古律詩實與之表裏予讀子美詩能上口来房州多暇創以韻類之庶便歌誦成書矣編之多舛不倫以予疾意草草亦吏筆繆亂再整之善是則予孫責予老且倦矣安知絶無如予者抑安知無

俞子者昔麗祐甫問詩法於東萊東萊問之曰子讀子美詩乎能暗誦矣乎未也授以善本子方他之反將語子請誦此既還復問則皆上口東萊遣之曰子自有師矣麗自是以詩名孫仲益稱李師武誦子美古律詩十卷不遺一字前輩尊信如此悠悠視之何也本朝東坡黄陳其正派子亦韻類坡詩千三百篇幷黄陳詩皆能暗誦然詩學終愧古人又何也

題大易粹言

予學易始得東坡傳後有沈丞相小傳幾足矣今復得粹言其間載諸公所得深者叅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漶又進之將不可讀予修之兩月餘為佳本是三書日在案樂則皷吹富則封君又師其嚴且温也其思嗣吾志哉

題七書

長孫㞡得官右列勢須習七書乃仕求于金州大將李公珪惠以此字楷紙厚可愛玩付㞡讀之予亦指擘老

眼時誦一再過或命床誦臥聽之爾索之武略予求之文法此書言從字順未易專以武事待之老泉先生以孫吳簡切與遷固併論之亦是意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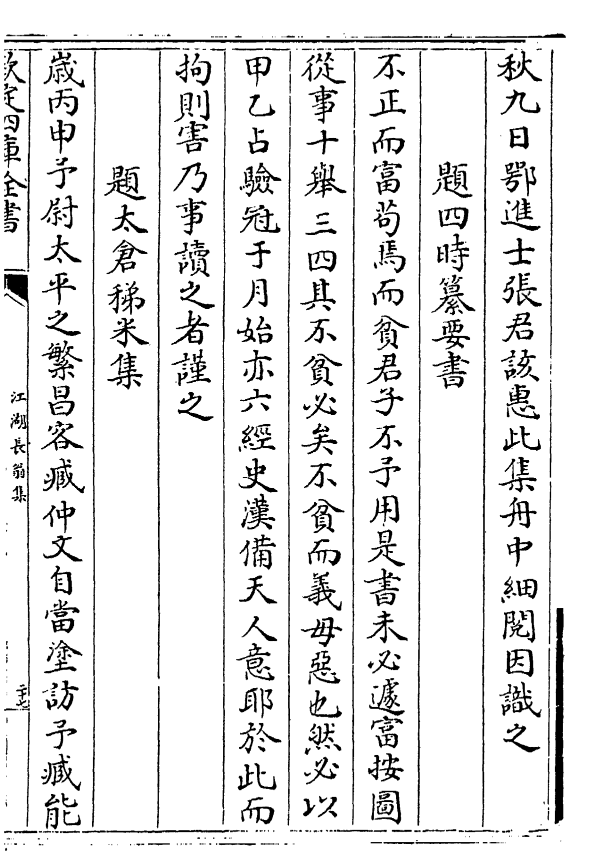
題夏文莊

夏文莊公辭藻絢麗自其始學即含臺閣風骨老尤雄健不衰當聖君貪才天下右文之時是不容不富貴者而其所以富貴則不能不使予悲喈莊子以義命為大戒士當後窮達先所守予求是書于鄂守鄭㮚得以

藏于家使子孫寶之而又知予意故云

題孟浩然集後

孟浩然襄陽賢士當世名公猶欽慕之高懐清致使不能詩亦時揩式而是集所載謹格律於閑淡隱嚴密於紓餘不深於詩未必知之當時里人作浩然亭後更為孟亭謂賢人不可名按本傳孟浩然字浩然猶郭子儀字子儀彼恐人拘此故以名為字耶曰以浩然亭無惡也祇示思賢之心易見爾而顧更之何歟慶元己未孟



秋九日鄂進士張君該惠此集舟中細閱因識之

題四時纂要書

不正而富苟焉而貧君子不予用是書未必遽富按圖從事十舉三四其不貧必矣不貧而義毋惡也然必以甲乙占驗冠于月始亦六經史漢備天人意耶於此而拘則害乃事讀之者謹之

題太倉稊米集

歲丙申子尉太平之繁昌客臧仲文自當塗訪予臧能

為詩而未已者頗尊信周少隱詩録示數十篇要為得詩之法恨未盡讀也来襄陽帥許公以其全集贈行舟中無事藉以遮眼珍投也然詳讀其詩了知其楚人此固細事無之則尤佳爾

題策府元龜

博極羣書文史足用記言書三篋寫五行志誰不樂此然人才不齊有不容彊士耻一事不知則類書未可忽也策府元龜一千卷章聖皇帝命為之以惠學者類

書莫詳焉自命下至大中祥符六年凡歷數載自王欽若而下大小臣編摩校勘凡二十九人吾為儒思有之凡四十餘年乃疇其志是書都大王公賜也自成都之襄陽走三千里夫其成之久求之不易致之甚難東閣不觀委之蠹魚鼠矢此非吾佳子孫也書以諗之

題衛生家寶方

予幼多病老且衰偶未死然亦以收方書故延視息至今諸子以是為憂故凡方書聞見必求之必得之乃已

衛生一書尤為該備精密房之醫者李生有之遂傳其本一再用良驗其版乃南康軍何人家或曰遺火灰已久矣是寧可不傳尤不可不寶藏也

題宋百家詩

唐百家詩類以事此詩類以人比唐尤詳博人有能不能詩有工拙似不可以人彊取之曾公所編不必皆以詩名予猶惜之至金絲宮羽之雜奏金翠朱碧之相暉鏗鎗煥昈略無間斷噫富矣是書二十一册六十一卷

蜀本也魏提幹南伯見惠

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一